关注

在电视文化飞速发展、人们审美趣味逐渐多元的今天，作为已有200多年历史的京剧艺术日益面临着传播方式、接受渠道的多样选择，京剧也必然与电视相遇。将要投拍的电视剧《马连良》以电视剧艺术形式展现一代京剧大师马连良献身京剧的故事；刚刚落幕的央视“少京赛”以电视媒介展现中国京剧的传承及可喜的人才储备，都无疑对京剧艺术的传承、对京剧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启示、新的经验。

——编 者

电视剧《马连良》剧本研讨会举行——

让马连良的故事成为有价值的“中国的故事”

□本报记者 徐 健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在2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这一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审美蕴涵的艺术形式，不仅开启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史，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标识和美学形态，而且涌现了无数的名家名作，为民族艺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京剧文化博大精深，理应是影视剧创作的宝库，但是目前影视剧创作中对京剧文化、京剧历史、京剧人的展现，还远远不够。除了电影《人鬼情》《梅兰芳》，电视剧《大老板程长庚》《荀慧生》等少数几部带有传记性质的影视作品外，新时期以来很少有创作者在这个厚重而广阔的领域进行开掘。在这样的背景下，电视剧《马连良》剧本的出现，无论是对于京剧的传承发展，还是对于影视剧创作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日前，由文艺报社主办，河北省伊斯兰教协会、北京知馨庐文化传播艺术中心、九宫大成（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协办的电视剧《马连良》剧本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文学、影视、少数民族研究各界的专家学者就该剧的选题意义、艺术特色、文化价值，以及为同类题材影视剧创作带来的新经验、新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出席研讨会。

《马连良》不是人物传记片

电视剧《马连良》剧本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戏曲理论家李佩伦编剧。作为戏曲领域研究马连良的专家，李佩伦认为，一些京剧流派主要表现在唱腔上，而梅兰芳、马连良二人才是在唱念做打各个方面全方位的流派创立者。其中，马连良的革新更向舞台建构、服装、音响、砌末、守旧等方面延伸。在李佩伦眼中，马连良有悲天悯人之心，剧目多是张扬传统道德，寓传统伦理于生动的情节、人物的灵性中，从不为追逐票房价值，搬演远离京剧教化使命的应时戏。此外，马连良对京剧传统怀有敬畏之心，从不放弃、不追风，做到了“守住本体、力求新变。精益求精，京益求京”。可以说，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坚持京剧“大众化”最杰出的代表。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理念，李佩伦尝试用电视剧的方式走进马连良的一生，希冀为我们理清这位京剧大师的精神轨迹和创作历程。“《马连良》不是人物传记片。”李佩伦说，“该剧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合理地运用了作家创作中虚构的权利。在‘无奇不传’的审美追求中，努力达到艺术真实与观赏可信度的统一。” 李佩伦表示，他注重对以马连良为中心的各种人物关系纠葛的描写，力求通过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解读人物心灵的秘密。同时，在梨园特殊人情风味的展示中，借助京味语言，他希望塑造出老北京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呈现京城深厚的人文底蕴。“让马连良的故事成为有价值的‘中国的故事’，让剧本发出来的声音成为穿透心灵的‘中国的声音’。”李佩伦说。

写出了马连良的人品、戏品、命运

白庚胜认为，电视剧《马连良》既是对马连良京剧艺术成就的一种全面展示，也是对保护京剧、传承京剧的一次重要推进。从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像马连良一样的艺术家是怎样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怎样在动荡的岁月里细心呵护、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坚持传播、传承京剧艺术，还秉持着艺术家的节操，坚守着民族精神、人的灵魂，让人心生敬仰之情。

马连良的命运轨迹很大程度上跟中国近现代历史命运的轨迹是重叠的。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作为一部以传记的形式展示京剧艺术家一生的作品，该剧没有讲空话、空道理，内容丰富、生动，剧情充满张力，它自始自终还是以写人为主，写出了马连良的人品、戏品、性格、命运走向，乃至他的内心矛盾、痛苦以及和时代的关系。在处理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上，作者恰当地处理了传记性和传奇性相结合的问题，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力避用各种巧合写戏。李准希望剧本将来能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明晰：马连良在京剧艺术中的主要贡献是什么？继承与创新的关键点在哪儿？他在京剧创新过程中主要的对立面又是谁？这些情节内容和矛盾冲突的设置，对于人们走进马连良的内心世界、了解他艺术创作的艰难和困惑具有很大的裨益。

探寻马连良艺术世界的当代对接点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作者写作该剧抓住了两个关键点，一是要写京剧思维的集大成者或者典型代表人物，马连良正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二是利用了当今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长篇电视剧形式来表现，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传播载体。两者紧密结合，对于普及京剧文化知识，弘扬京剧大师马连良的敬业精神、艺术贡献、人格风范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他认为，今天拍马连良的戏，并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重现场景和人物，而是应该找到与当下时代的对接点。如今，一些打着创新旗号的导演，对京剧传统非但不去继承，而是随意改造，妄加阐释。对此，仲呈祥认为，该剧展示了当年马连良在继承问题上的所思所行，他认真思考打磨所要塑造的形象，充分考虑了特定历史情境下人物的性格、情感、思维，重视剧本创作，亲自抓剧本，这样的艺术创造精神在当下仍具有启示意义。

马连良在上世纪30年代就加强唱腔的力度，继程长庚、谭鑫培以后，把老生这个行当的表演推向新的道路。他改编过的戏不计其数，而且很多戏仍然是现在的保留剧目，可以说，他为京剧的普及化、时代化作出了表率。《民族文学》副总编石一宁认为，该剧意在一种提醒，马派的艺术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总结，他在京剧继承与创新上的做法仍具当代价值。同时，他认为，剧本所展示的马连良的奋斗史和成功史，也启发我们对历史上中国的艺术教育传统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其中成功的经验，对改进今天的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生活细节呈现讲究、到位

写《马连良》剧本时，李佩伦没有写提纲，而是用诗人的激情和不可遏抑的热情冲动投入创作，让人读后有一气呵成的感觉。有专家认为，剧本的完整性非常重要，它考验着剧作家是否具备把握人物主要精神、主要特点，是否能够恰当取舍人物生平和主要事件的能力。从这个剧本来说，该剧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也应该规避平均用力的倾向，可以抓住几个重要历史人生的关节点，在这些点上把戏做足，把最主要的事情说清楚了，其他的事情只带出一个脉络。

刘一达认为，读罢《马连良》剧本，第一感受是作者对马连良这个人物吃得非常透，此外就是对其中流露的京味儿印象深刻。李佩伦是北京人，马连良也是北京人，一些生活习惯、日常的生活细节在剧中都非常讲究、到位。尤其是生活细节，在刘一达眼中，电视剧虽然写的是京剧大师马连良，但没必要每一集都唱京剧，还是要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这其中细节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比如作者写马连良喜欢坐三轮车、听京韵大鼓等，这些小细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细节的呈现上，有人担忧剧本中唱词较多，可能会影响电视剧的观赏效果，但也有与会者表示，马连良在海内外拥有众多的喜爱者，电视剧拍摄出来后，一定要满足这些戏迷们的愿望，让他们好好过一下戏瘾，建议能不能拿出一集或者在某一集里面，能把他像《群英会》那样的代表作，酣畅淋漓地表现一下，在满足戏迷愿望的同时，形象化地展现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时下各类艺术作品研讨会非常多，但是针对还没有投入拍摄的一个剧本进行专门研讨的会议却不多。影视剧是遗憾的艺术，召开《马连良》剧本研讨会，就是希望能把这个遗憾降到最低，为之后的电视剧拍摄提供一个质量上乘的优秀剧本，这从一个角度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创作一部作品的真诚态度。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嘉存及许多热心观众也参加了研讨会。

『少京赛』：京剧与电视的成功对接

□颜全毅

8月29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少儿京剧电视大赛”（简称“少京赛”）在戏曲频道播出了总决赛最后一场，这场直播，引发了相当范围的关注，收视率0.4067和收视份额1.1694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表明，全国大约有一亿电视观众，收看过这场比赛。而1000多名少年儿童报名参赛，180名选手进入22场决赛角逐，不禁又让我们看到了少年儿童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民族艺术上的巨大热情。同时，作为暑期档的赛事节目，“少京赛”能在众多歌唱选秀类型节目的扎堆中突围，也显示出自己的鲜明特色和收视魅力。传统艺术借助电视媒体能产生强大声势，它悄然改变着传统艺术的传播方式，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电视戏曲在不断创新基础上赢得广泛关注的可能性。

京剧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少年儿童群体中，有那么一群青春洋溢、活力四射的京剧“未来之星”，他们的坚持，很可能是支撑京剧及戏曲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次少年儿童京剧人才的集体亮相，在让笔者对选手们的表现大为惊诧的同时，也思索起与京剧传承发展相关的话题。

首先，少儿对京剧的痴迷喜爱，是戏曲艺术良性发展的动力。尽管包括京剧在内的众多剧种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存在诸多困境，尤其人才一度出现青黄不接，但能及早从青少年兴趣培养入手，有了人才储备，可望较好恢复活力生机。这次“少京赛”的选手参加并非少儿戏迷的全部，一定层次上显示了京剧人才基础状况的复苏。这种局面的改善，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政府对京剧艺术的大力扶持，也是“京剧进校园”活动的成绩检阅。在天津、广州、深圳、北京等城市，由于“京剧进校园”活动的大力普及与推动，涌现出了一大批“京剧娃娃”，培养了京剧人才和观众的宝贵梯队。此外，社会舆论与媒体宣传也起到重要作用。在此次“少京赛”平台上，许多选手就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常年播出的节目吸引才迷上京剧。而此次“少京赛”引发的广泛反响和高收视率，可以想象，又能吸引更多的少年儿童进入到爱戏、迷戏甚至学戏的队伍中来，其推广效应不言而喻。

其次，重视现代传媒对戏曲等传统艺术的传播和弘扬。电影、电视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使戏曲艺术的传播方式完全有别于传统。特别是电视，已经成为京剧等戏曲剧种传播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近30年来，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省市电视台制作播出了大量电视戏曲节目，如1990年代的黄梅戏电视剧、各种戏曲电视大赛等，2001年央视成立全国第一家专业戏曲频道，成为戏曲传播的主要平台。戏曲频道播出的各个栏目及录播、直播节目，高效而大范围地传播戏曲作品，《空中剧院》《九州大戏台》《跟我学》等都成为观众收看和了解戏曲的品牌栏目。除了央视，东方电视台依托数字电视平台创办的“七彩戏剧”频道，河南电视台的“梨园频道”，也都是有稳定收视群的专业戏曲频道。其中，东方卫视制作播出的《非常有戏》以影视明星学戏曲为切入点，曾掀起一股收视热潮；安徽卫视的《相约花戏楼》、陕西卫视的《秦之声》、河南卫视的《梨园春》都是名牌栏目，在社会反响和收视方面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如何运用好电视平台和现代电视手段，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全国众多戏曲剧种、促进人才成长，值得戏曲界和电视戏曲从业人员认真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少京赛”，有了区别于以往戏曲大赛的创新手段和电视功能，尤其是专家的现场点评对普及京剧文化起到了点拨作用，使得赛事更具可看性。在此之前，央视戏曲频道就举办过“全国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梅兰芳京剧大赛”、“学生京剧电视大赛”等一系列影响较大的京剧赛事，与这些大赛有所区别的是，“少京赛”部分借鉴了当下电视节目的时尚手段，比如直播分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选手们上台前和表演结束下台后，第二现场主持人对选手及其家长与指导老师进行采访，充分展现小选手们的个性，还原他们日常的生活细节；比赛现场设置了按灯投票的环节，大众评审团、媒体评审团和专业评审团都有表达自己态度的权力；决赛第二轮评委们、知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会挑选选手进入自己的训练营，进行4天的专业培训，系统地教授京剧表演程式、技巧，再参加总决赛等等，这些手段显然让人看到当前各类电视娱乐节目样式的投射。正如“少京赛”执行总导演钱皓认为的，节目形态的时尚化，是为了把那些普通大众甚至是原本不爱好戏曲的人引进门，培养更多欣赏者，用一种大众化的形式去呈现，提高节目的可看性。实际上，也正是在追求可看性的过程中，大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普及了京剧知识，传播了京剧文化，这是以往在剧场观演中很难体验到的。

再次，电视戏曲节目的形态可以更多样化、时尚化，以期更大程度地吸引各类观众。在很大程度上，戏曲频道的固有收视群以戏迷为主，但电视戏曲传播平台的特性注定它有吸引更广泛观众介入的使命，如何让更多非戏迷观众收看戏曲节目、了解戏曲艺术，是电视戏曲节目不断创新、不断探索的动力。事实上，电视戏曲节目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安徽卫视的《相约花戏楼》、东方卫视的《非常有戏》一度是以充满活力的综艺节目态势激发戏曲的可看性与普及性；央视戏曲频道有众多栏目，在收视率考评的刺激下，也在进行各种变化，例如《过把瘾》《青春戏苑》《梨园闯关我挂帅》等，都在汲取和借鉴各类电视节目的优秀所长，用以丰富电视戏曲的形态样式，吸引更多关注。以戏曲赛事而论，央视戏曲频道也做了许多大胆有益的尝试，例如，2006年发端的《越女争锋——越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在赛制设计上有别于传统，引入了流行元素，播出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在赢得很高收视率的同时，也为越剧界推出了一批有观众缘的青年演员；2008年推出的《寻找七仙女——黄梅戏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2012年推出的《一战成功——豫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等节目，都为各剧种青年演员的成功亮相提供了优质平台。2013年初推出的《美猴王争霸赛》则是将戏曲元素与综艺形态渗透结合的一次大胆尝试创新。

可以说，“少京赛”是电视戏曲在自身不断创新背景下一次成功的亮相，它表明，在娱乐节目热闹一时的屏幕上，观众对富有文化内涵节目的强烈需求，传统戏曲和民族文化借助电视媒体的不断探索，可能会获得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大秦帝国》之《纵横》：『百家讲坛』版的大秦帝国

由西安曲江新区、陕西广播电视台、西安曲江大秦帝国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品的43集大型历史剧《大秦帝国》之《纵横》将于9月5日登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这是继2009年曾热播荧屏的《大秦帝国》之《裂变》后推出的第二部系列电视剧。该剧全景式还原了2700多年前秦国与六国如何上演合纵连横的史实，再现了商鞅变法后秦国近5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导演丁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对秦朝基本的概念就是将秦统一中国的功劳都记在秦始皇一个人头上。其实此乃大谬矣，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那是秦国几代人由一个积弱积贫的偏蛮小国，奋发图强，历经磨难才实现的大国梦想。”丁黑说，“因为需要关照现实，在创作风格上我们尽量使历史剧通俗化，又不减轻、减少历史含量。我们最重视的是历史观的严谨，这也是我们做这部剧的初衷。同时为了让这种严谨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也在尝试用更通俗更有效的方法来讲述，该剧有点像‘百家讲坛’版的大秦帝国。”

据介绍，《大秦帝国》系列将忠于原著，连拍5部，总集数达到200余集，以剧的形式，站在文明的高度，为广大观众展现中华原始文明的熠熠光辉。第三部《大秦帝国》之《崛起》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央 讯）

创作谈

写一页风云历史 书一段激扬青春

——我写电视剧《铁血兄弟》

□梁振华

电视剧《铁血兄弟》（原名《新青年》），横跨了1907年至1927年的中国历史。从创作的本意上，是力图谱写一部中国青年的精神史诗。经由这部作品，笔者在向自己所感怀的那个时代、那段岁月和历史深处的“新青年”们表达敬仰与追慕。剧中的4个主人公，在动荡的历史风云中，一次次面临生死考验，一次次承受苦难挫折，却从未选择妥协和放弃。风云跌宕的时代，将100年前的一代青年抛入了历史洪流之中，大浪淘沙，他们也曾迷茫、也曾怀疑，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对理想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坚守。时光流转之间，青年对理想的坚守与执著，正是这“变”中的“恒”，也是本剧的核心主题：变的是周遭的环境和时局，不变的是新青年血管中流淌的热血、激情和梦想。

在旧中国新、旧思想的碰撞与文化交流中，《新青年》杂志曾是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一个阵地和一面旗帜。在当时，它象征着黑暗前的黎明，象征着冲破当时中国陈滞社会现状的一把利刃。在创作过程中，我脑海里始终浮现着这本杂志和那一群为时代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人，他们用火一般的实践阐释了什么是“新”，什么叫追求理想，什么叫矢志不渝。我以为，“新青年”与年龄无关。它不单单是一个年龄与时间的范畴，它与旧相对，指人的精神风貌、思维及文化品格的新锐。《铁血兄弟》里的新青年，不仅仅是一群年纪正轻的人，而是一群拥有青年风貌和理想的年轻人。在面对历史赋予的任务时，他们积极去寻找新的源头、新的方向、新的坐标，也呈现出一种昂扬而积极的奋进姿态。在那个风云跌宕的时代，这些青年为着同样的救国强国之梦走到了一起——探寻救亡图存，追求民生福祉，开启自由、平等的民族新篇。

今天的时代和100年前风云激荡的时代相比，虽然社会语境和现实环境不一样，但青年人在迷惘与求索时的困惑、坚持和追求，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青春，本就应该有奋发的状态。青年，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怀抱理想，有所担当。正如我在编剧题记里所写到的——“自强不息，追求进步，崇尚真理，超越世俗，穷其一生之思想与热情，实践人生及社会之美好理想。是谓世之‘新青年’”。从创作角度看，这便是我最期望《铁血兄弟》带给大家、尤其是今天的青年朋友的感受。

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环境下，如何协调自身创作理念和市场需求的关系，如何平衡思想性和市场趣味，是一个棘手却又必须面对的难题。有宏大叙事追求的题材，是与大众今天的消费、消遣、猎奇式观剧心态相悖反的，近两年数目不菲的情怀大剧、正剧不断遭遇收视滑铁卢便是明证。这是一个崇尚轻飘的“轻审美时代”，对于“沉重”的历史反思、现实剖析有天然的排斥反应。只要一谈理想，谈思想，谈革命，谈价值观，谈情怀抱负，且不管故事讲得怎么样，不管作品的品质如何，观众要做的首先便是背过脸去，甚至不屑于有一个轻蔑的表情。面对这样坚硬如磐的现实，创作者何去何从？在所有创作的外在力量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收视数据时，当评价作品的标准一步步统一到惟收视率至上时，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如何发言，如何妥协和坚持？这无疑是所有愿意有所持守、有所追求的创作者最大的精神困惑。

编剧作为“讲故事的人”，讲什么样的故事，用什么样的方式讲故事，既是一个技法和手艺的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故事怎么讲，很多时候要受到外部力量（尤其是市场化趣味）的掣肘，这一点别无选择；但讲什么样的故事、讲故事出于什么样的动因，这源于对创作本身的理解，也取决于创作者对历史与现实、人生和世界的感悟。我认为，在大多数人止步于故事本身、决然抗拒思考和意义的时候，至少应该容许有一些人在提笔之前，凝目、思考，然后根据内心的指引，一步步通向更辽远的地方。有所为，有所依，有所坚守，有所担当——从剧作到拍摄制作，这始终是我们恪守不移的追求。

为了让这个非市场题材能够吸引更多观众，《铁血兄弟》在剧作层面上有意地进行了如下一些尝试和探索。

其一，力戒传统革命题材剧作的严肃与说教面孔，尽量用情节密度大的故事、性格丰富鲜活的人物来承载主题，让观众首先看到好玩、有趣、生动的故事，把思想层面的蕴涵隐埋其后。比如：慈禧、光绪接连殡天，郡王在一夜之间抉择一变二变三变，折射的是动荡年代人的命运乖谬无常；还有，剧中深透的大量对于革命起源、路径、正义性的叩问与反思，等等。这些“沉重”的思考，附着在曲折跌宕的情节和人物命运之上，力求思想与趣味兼容，“意不害辞”。

其二，加入诙谐和幽默的成分，破除一本正经的正剧语态。剧中几个“新青年”主人公，是以反英雄的形象出场的。他们起初的成长，有激情和热血，也有莽撞，有过失，有懵懂和不成熟，经历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一方面，这是让英雄的成长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迷茫到清醒、从懦弱到坚强的轨迹，这个轨迹提供了巨大的戏剧落差，也符合令人信服的人格与人性成长逻辑；另一方面，剧作台词和戏剧动作上试图赋予主人公性格上的幽默元素，能让观众时而会心一笑，而这种作为调味剂存在的喜感与全剧悲凉沉重的主题形成一种映衬，营造出全剧悲欣交集的情感氛围。

其三，感情元素的强化，是剧作的明确目标。大动荡的年代，命运转折的关口，裹挟在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经历着爱恨、生死、离合的跌宕沉浮。剧作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凸显人物的情感起伏与波澜，即便是寥寥数笔的配角，也试图呈现其完整的情感变迁轨迹。兄弟情、战友情、师生情、爱情、亲情、家国情，笔者始终笃信：只要下笔做到情动于衷、发自肺腑，便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四，尝试了多种类型元素的“混搭”。家族宅门、革命战争、官场博弈、草莽传奇、武侠言情、江湖恩怨、异国情趣，介入多种类型化的叙事元素，既是为了让这部“文人戏”更加“热闹”，更有“动感”，也是为了还原晚晴至民国各个阶层社会生态，展示100年前的一代青年在复杂动荡的时代背景中艰难而执著的蜕变成长。

从《铁血兄弟》播出后观众在网络平台的反馈来看，这些工夫毕竟没有白费。有许多热情的观众，爱上了这个讲述激扬青春的故事，和故事里形形色色的“新青年”，也从不同的角度读解了故事背后的故事，以及那些未尽之言。这就足够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